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七十八回 假火焚何敬卿功成 恨攆逐吳悅士逞凶

話說何敬卿奉了濟公之命走到金大人廚房，想把丸藥撒在鍋子中，焉知眼目眾多，廚子不脫離鍋子，不得其便。正在心中焦急。無計可施之際，忽聽外面人聲大震，都嚷救火。那些廚子一聞此信，都狠命的趕至外面，廚中只有何敬卿一個人。何敬卿想道：此時不再動手，更待何時？主意想定，就把藥丸撒在金大人的菜鍋中，一回身撒腿往外就跑。跑到外面，見眾人救火的都已把火救熄回來，四五個廚子也大家一面議論，一面走回來。何敬卿接著問道：「那裡起火呀？」廚子道：「東花廳遭火炕沿，致兆此禍。」何敬卿道：「此時已救熄了嗎？」廚子道：「救熄了。」內有一個與何敬卿最熟識的問道：「何師爺，你的職司是專一保護大人人口家產的，怎麼這一回起火，你只躲在裡面，連救也不來一救，是何道理？」何敬卿聞言，臉色頓時發赤，忙回答道：「你們喊救的時候，我剛正肚子痛的很，跑到茅廁去大解。及至解好出來，你們早已救熄，用我不著了。倒難為諸位，這一回代我出力，我明天辦下酒菜，專請諸位吃杯水酒，酬勞酬勞。」眾人道：「都是大人的事情，大家好出力，何師爺不必這般客氣。」說罷，何敬卿一直出了金府，直到酒店中。貝濟公正與張三吃酒，他就走上前道：「師傅我來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你險些兒這個藥丸下不成功，幸虧我算的定，在外面用個法術，花廳上起火，你才能彀抽身空閒，攔在東邊的菜鍋內。」何敬卿聞言，大驚道：「師父真是神仙，怎麼我在裡面做下的事情，如何就會知道呢？」濟公笑道：「再遠幾千幾百里，我也准知道，何況就在這咫尺之間！」

說話之間，店小二早把一杯杯筷取來放在桌上，又取三壺熱酒來。濟公道：「何師爺，你吃了一杯酒就進府罷。此刻大人已在吃夜飯，一吃夜飯，藥性一發作，他就立刻要傳你進去問話的，你就在府里門房中候著消息罷。倘然大人要尋張大哥，我們准在這裡，不見不散，你就到這裡來尋罷。」何敬卿領命，吃了三四杯，就立起身走了。走進門房，仍是一個人也沒有，他就一挨身坐在一把椅子上，想方才的事，佩服和尚真是仙人，這件事情，□分中必有□二分可靠。不到片刻，忽聽裡面有兩個人狠命的奔出，口中嚷道：「大人有令，叫傳何師爺進去。」何敬卿是個粗人，還認是大人要傳吳悅士進去，商議方才的事，心中□分著急，自言自語道：他請吳師爺商議，方才已被他攔阻，把已答應的事情，仍是不成功；倘若此刻再請他進去，非但事成畫餅，而且還要把苦水張三吃哩！

詎知正在懊悔之際，裡面的兩個人奔出來，一見何敬卿，即時說道：「好了好了，何師爺倒就在這裡，省得吾們奔跑了。」何敬卿道：「你們到底尋吳悅士吳師爺呢，還是尋吾呀？」兩人道：「吾們那裡要尋他！他已被大人叫進去，當著面痛罵了一頓，立刻開發他，叫他走了。」何敬卿道：「這府中只有一個姓何，一個姓吳的，沒有第三個聲音相同的。這人既被驅逐，只有吾一個人了。」兩人道：「自然是你，大人吩咐吾們的時候，恐怕吾們有差錯，所以連你名字都說出來的。」何敬卿道：「你們莫要弄錯，吾方才因為張欽差遞奏折的事，幾乎受大人唾罵，此刻還是心中亂跳不止。倘然他不是傳吾，吾冒冒失失前去見他，他倘然見了吾，想起方才的事情來，吾豈不要被他痛罵？」兩人道：「吾們公事辦的多，大的小的都不曾差，這種小事那裡會差！」

說還未了，只見吳悅士狼狽狼狽的走來，面上氣得一塊兒紅，一塊兒白，垂頭喪氣，背後一個人給他挑著一肩行李。他走到門房中，見敬卿正在給兩人說話，他一見就勃然大怒，撲奔上前道：「都是你這混賬東西做出來的禍，若沒你去勾引張三進來，吾也不必幫著這不知好歹的大人爭銀錢。今天仇人見面，那裡肯放鬆你！」說罷，就伸著兩個拳頭，撲面打來。諸位想，他是文人，那裡打得過保鏢師爺！他兩拳打去，被何敬卿只輕輕一躲，就打了一個空兒。吳悅士見打不著他，愈加大怒，回身又照著何敬卿面上一拳打來。何敬卿一伸手，就在他脈窩裡一把接住，大聲喝道：「你真要給吾打架嗎？」吳悅士道：「自然同你打架。吾好好兒的飯碗，吃的安安穩穩，被你得了人家賄賂，勾串張三進來，害的吾到這個田地，吾心中那裡肯休息！今天務同你一死相拚，不打出人命不散。」何敬卿道：「你自己多事，乾吾什麼，倒來找吾？吾也不是好欺的，給吾滾開罷！」說罷，用力拖了他脈窩，往外一送。只見吳悅士往外一跤，跌出有幾丈路遠，撲通跌在地上，他的鼻兒剛正碰在椅角上，霎時間碰得鮮血直流。吳悅士此時也不覺得疼痛，一骨碌起來，狠命的把渾身往何敬卿懷裡撲來。何敬卿見來勢兇猛，又把身子往旁邊一閃，吳悅士又撲個空，因氣力用的太大，一時收不住，往前一撞，又是一跤。又起來，見旁邊擺著一把榆木椅子，他就順手擒在手中，往何敬卿頭上打來。何敬卿眼快，身子又便捷，只一閃就閃過了，「撲通」一聲，又接下「乒乒乓乓」，何敬卿抬頭一看，見那椅子正打在案桌上，那桌上安放的許多碗盞花盆，都被震得粉碎了。

來傳何敬卿的兩個家人見勢不佳，忙抽個空兒往裡飛跑，報給金大人知道。金大人自吃了濟公攔上藥丸菜，一時藥性發作，心地模糊，忽然想到張欽差的事，自言道：吾自出仕以來，一味搜括人家財帛，從未做過一件好事，以致怨聲載道，人家都切齒怨恨吾。吾現在錢財也搜括得彀了，多要來也不過給子孫受用，吾又帶不到陰間閻王殿上去，要他何用？況且這位大人是吾同寅，都是朝廷的大臣，自宜彼此照應，他即使不來托吾，吾也應該給他出些兒力，何況他再三來懇吾的！吾那好仍是從前老脾氣，一味的要錢，要了錢，然後肯給他辦？可恨這個吳悅士，他自己貪財不算，還要來攔阻吾，勸止吾，陷吾於不義，結怨於同人，這種壞人，要他何用！不如趁今夜叫他進來，罵他一場，把他趕出去。於是立刻吩咐左右：「速傳吳悅士進見！」吳悅士不知底蘊，還以為大人傳他，同他商量這事哩，就歡歡喜喜，跟了傳呼的人進去。大人遠遠瞧見，就怒髮衝冠，口中咕嚕的罵道：「混賬東西！狗才奴才！」吳悅士不知緣故，只立在旁邊呆著。大人厲聲喝道：「賊奴才，你竟敢教吾做這絕子孫滅宗族的勾當，倒還立在吾面前哩，快給吾滾出去！如若慢了，吾就叫人亂棒打出。」吳悅士見勢不對，只好急忙退出，自己一想：他既如此沒情臉，若要不快走，必要吃他棍棒。於是立刻把衣裳等類放在箱中，有的不要緊沒用場的小東西，都棄在屋中不及收拾，又把蚊帳除下，打了鋪程，叫了一個挑夫挑著，氣憤憤的往外走了。

大人既把吳悅士趕走，一想：何敬卿雖然是個武人，他到一力勸吾辦這事，真是忠心愛吾，吾應該就去請他進來，同他商議這件事。想罷，又吩咐兩人去傳何師爺。兩人臨走的時節，他又恐怕吳何同音，誤傳了吳悅士，又吩咐道：「吾此刻要傳他的是保鏢師爺何敬卿，不是方才被吾驅逐的吳悅士。」兩人答應去了。大人立起身，在旁邊取了個椅子，放在自己坐位的右邊，以便待何敬卿進來坐了商量。不料兩家人去不多時，就飛跑的進來，半跪在書房階石上稟道：「大人，外面不好了！吳悅士師爺同何敬卿師爺在門房中打架。」大人一聞言，大怒道：「有這等事，那個尋仇先動手？」兩人道：「吳悅士師爺先動手。」大人道：「為什麼事呢？」兩家人道：「他為大人把他攆逐是為何敬卿師爺的緣故，所以一見就動手。」大人道：「這狗才竟敢如此放肆！你去傳五六个衛隊到門房中，把吳悅士這狗才鎖拿，立刻送刑部去；一面就傳何敬卿進來，說吾因事有請，不可遲慢。」二人領命，就飛奔出去，把衛隊一傳，就六七個人拖著鐵鏈趕至門房，見二人還在打得高興，即把鐵鏈一抖，鎖住吳悅士的頸項。吳悅士道：「吾是師爺，你們竟敢如此放肆！」衛隊道：「吾們奉著大人號令，不管師爺不師爺，都要鎖的。」正在門口之際，忽聞外間許多人喝道：「有聖旨到來，快出接旨。」是何旨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